舅甥之谊:蔡范家族及圈层的文学互动

刘　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 210004)

摘　要: 南渡词人蔡伸与中兴诗人范成大是舅甥关系。蔡伸与范成大之母同为蔡襄之孙、文彦博外孙,二人父亲乃蔡襄季子蔡旻。蔡氏家族与范成大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相关性:蔡伸和范成大的西楼诗与田园词意脉连通;蔡伸之孙蔡戡与范成大则同属中兴激进官宦诗人群体。蔡范表亲与乾淳时期一些文官关系密切,形成交游甚笃的社会圈层,文学互动也比较频繁。乾道六年(1170),蔡伸之子、镇江知府蔡洸先后接待公务出行的周必大、陆游与范成大,出使行游类日记在此后一段时期形成创作高潮;淳熙四年(1177),蔡戡丁忧常州,其友人知州杨万里与离任四川途经此地的范成大相聚,日后杨、范二人成为文字之友,共同借助竹枝歌突破江西诗派的藩篱。蔡伸与范成大舅甥关系的发覆,为考量南宋乾淳文学格局的建构开辟了新视角。

关键词: 蔡伸;范成大;舅甥关系;乾淳文官群体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04-0074-14

舅甥是一种重要的亲属关系,对文学创作有着一定影响。早在先秦时期,《诗经 · 国风》中就出现了饱含深情送别舅父的诗篇《渭阳》;唐代是“渭阳”作为舅甥关系意象的经典化时期,以杜甫的相关创作为重要标志。宋代司马光《家范》将“渭阳”作为人伦典型表彰,影响尤巨,黄庭坚所谓“舅甥相知,卒无间然”是宋代士子普遍的情感。① 在南宋文坛,有两位著名的文人就有这种亲属关系,南渡词人蔡伸即是孝宗朝名臣、中兴诗人范成大的舅父。由于文献阙如,二人的舅甥关系被遮蔽久矣,本文试作发覆,并对蔡范家族的文学传承以及乾道、淳熙年间相关社会圈层的文学互动进行探讨。

一、蔡伸与范成大之母手足关系考

蔡伸(1088—1156),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莆田)人。北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曾任辟雍正、太学博士,知潍州北海县,通判徐州。靖康之难中投奔康王赵构,后扈从其南渡,为神武右军参赞官,又通判真州,历知滁州、德安府、和州,除浙东安抚参谋官。有《友古词》一卷存世。

蔡伸乃北宋名臣蔡襄之孙。据蔡伸长孙蔡戡《大父行状》记载:

> 公讳伸,字申道,兴化军仙游人。曾祖琇赠刑部侍郎,隐德不耀。祖襄,端明殿学士,赠吏部侍郎,谥忠惠。②

蔡伸之父为蔡襄季子蔡旻。据欧阳修所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蔡襄共有三子:

> 子男三人:曰匀,将作监主簿;曰旬,大理评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③

收稿日期: 2024-12-30
作者简介: 刘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范成大与乾淳文官群体研究”(22BZW082)。

① 参见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江海学刊》2011 年第 5 期,第 181—188 页。
② 蔡戡:《大父行状》,《定斋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15 页。
③ 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523 页。

蔡襄去世时,蔡匀、蔡旬均已过世,蔡旻年纪尚幼,宋神宗命守吏助给其丧事。

周必大《中大夫赠特进蔡公伸神道碑》亦云:

> 仁宗朝,蔡忠惠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鲜出其右。……其葬也,惟幼子旻在。①

蔡旻成年后先娶御史中丞贾黯之女,生二子蔡佃、蔡伷;贾氏去世后继娶四朝宰相文彦博之女,生子蔡伸。蔡戡《大父行状》云:

> (蔡旻)先娶吴国夫人贾氏,御史中丞黯之女,生直龙图阁佃、徽猷阁待制伷。继室越国夫人文氏,太师潞国公彦博之女,生公。②

周必大《中大夫赠特进蔡公伸神道碑》也明言:

> (蔡旻)先娶贾氏,翰林侍讲学士黯之女,追封吴国夫人。再娶潞国文忠烈公之女,追封越国夫人。是生三子:长直龙图阁佃,次徽猷待制伷。季特进也,讳伸,字伸道。三岁而孤,鞠于文氏。③

因此,蔡伸的身世非常明确。其为蔡襄之孙、蔡旻之子,生母乃蔡旻的继室文氏夫人,外祖父即潞国公文彦博。

范成大(1126—1193),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知处州,擢起居舍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后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权礼部尚书,官至参知政事。后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等。

范成大之父范雩,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及第,南宋绍兴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秘书郎。范成大是范雩长子,其母乃蔡襄孙女、文彦博外孙女。周必大所作《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称:

> 母秦国夫人蔡氏,莆阳忠惠公之孙,而潞忠烈公外孙也。④

周氏评论范成大书法时特别强调其与书法家蔡襄之关系,“公蔡氏所自出,故书法兼真行草之妙”。⑤ 范成大在四川成都江渎庙见到文彦博之识时,曾对陆游感叹:“潞国予自出也,敢弗嗣。”⑥可见其家世渊源。

据蔡襄后人所作家族世系表,可知蔡襄三子婚配情况:长子蔡匀夫人为陈氏,次子蔡旬夫人为刘氏,季子蔡旻夫人为贾氏、文氏。⑦ 范成大之母既为蔡襄孙女,又为文彦博外孙女,则她当是蔡旻之女,与蔡伸同父。所以,蔡伸实乃范成大的舅父。

除以上行状、神道碑以及蔡氏家谱的相关记载之外,蔡伸与范成大的舅甥关系还有一些线索可循。

其一,范成大舅母与蔡伸所葬之地同为常州。

蔡伸晚年寓居常州,并终老此地,葬于武进县。据蔡戡《大父行状》所记:

> (蔡伸)是岁卒于毗陵。时绍兴丙子十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以丁丑正月二十日葬于常州武

---

① 周必大:《中大夫赠特进蔡公伸神道碑》,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卷六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85 页。

② 《定斋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7 册,第 715 页。

③ 《周必大全集》卷六三,第 585 页。

④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周必大全集》卷六二,第 577 页。

⑤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周必大全集》卷六二,第 583 页。

⑥ 陆游:《成都府江渎庙碑》,《渭南文集》卷十六,《陆游集》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118—2119 页。

⑦ 蔡文福、蔡元章、蔡清泉:《蔡氏渊源与蔡襄家族世系简表》,蔡金发主编:《蔡襄及其家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7 页。蔡炳坤、蔡金耀主编《莆田沁后蔡氏族谱》中《莆阳蔡襄世系表》也有同样记载。

进县怀德南乡谭墅。①

范成大的舅母亦葬于常州。范成大有两封写给舅母的书启存世,《三希堂石刻》收录其《尊妗帖》,书云:

> 成大顿首,上问尊妗令人体候万福。十姐儿女以次悉。致□□今司子诸舍侍奉书庆。韩□□来,能言后堂之胜,恨未拭目耳。此委不外,成大顿首。②

《六艺之一录》中也存有范成大《玉候帖》,书云:

> 成大顿首,上问尊妗宜人玉候万福。十姐儿女辈,悉布起居之礼。朗娘侍奉均胜。女甥甚难容,聊慰目前也。诸院安佳,何时得至后堂耶?新法玉麟春十斗,并蟋鲊黄雀各十瓶,巴段四缶,伴书,以渎椒盘,一笑,一笑。成大再拜。③

从书启可知,范成大与舅母(妗)关系亲近,在生活上时有往来。绍熙二年(1191)舅母去世时,他连写三首挽词以示哀悼,情真意切。其三云:

> 我愿延陵道,几如渭水阳。适传杯泛影,何意隙沉光。拟补兰陔雅,翻吟薤露章。支离妨执绋,雨泣望楸行。④

首句点明其舅母逝世之地乃延陵(常州武进古称),与蔡伸丧葬之地完全吻合。次句则用渭阳之典,表明舅甥情深。

其二,蔡伸次子蔡洸出使金国之际,范成大之弟范成绩曾同行。

蔡伸有四子,分别是蔡湍、蔡洸、蔡流、蔡潩。次子蔡洸,字子平,仕宦显贵。绍兴年间,蔡洸以荫补将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评事,迁寺丞,出知吉州。后召为刑部郎,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又除司农少卿,以户部侍郎召,试吏部尚书,移户部尚书。后除徽猷阁学士,知宁国府。⑤

淳熙元年(1174)十月,蔡洸充贺正旦使,奉命出使金国。⑥ 范成大此时正任静江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其弟范成绩(字致一)亦随从在桂林,⑦到冬季则离开静江府北行使金。《范石湖集》有《甲午(按:淳熙元年)除夜,犹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同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恰为思念不远万里出使异国的范成绩所作。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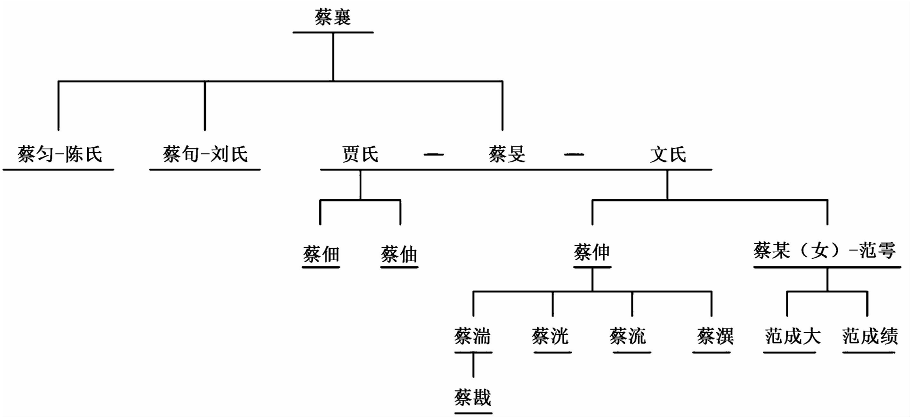
> 把酒新年一笑非,鹡鸰原上巧相违。墨浓云瘴我犹住,席大雪花君未归。万里关山灯自照,五更风雨梦如飞。别离南北人谁免,似此别离人亦稀。⑧

范成绩何以能随蔡洸一道出使金国?据南宋交聘制度,正使可辟亲属、友人作为三节人随行。如乾道五年(1169),贺正旦使汪大猷使金,就辟外甥楼钥为书状官同行。孔凡礼先生曾推测:"成绩与蔡洸同行,或有亲戚因素。"⑨的确,蔡伸为范成大、范成绩舅父,则蔡洸与范成大、范成绩为表兄弟,成绩随贺正旦使蔡洸出使金国,合情亦合理。

---

① 《定斋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7 册,第 716—717 页。
② 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13 页。
③ 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第 113—114 页。
④ 范成大:《舅母太夫人方氏挽词三首》,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0 页。
⑤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三九〇《蔡洸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1955—11956 页。
⑥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第 658 页。
⑦ 范成大《骖鸾录》曾记载赴广西任时的随从者:"致一老成馆客与偕。"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1 页。
⑧ 《范石湖集》卷十四,第 185 页。
⑨ 孔凡礼:《范成大年谱》,济南: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第 268 页。

综上,蔡伸家族与范成大的亲属关系比较明了。兹列图如下:



二、蔡范家族的文学传承

(一)蔡伸与外甥范成大

蔡伸与范成大均是南宋文坛的重要人物。蔡戡称祖父蔡伸“喜为诗词,通音律。遇酒慷慨,浩歌长啸,时以自娱”。① 《四库提要》将其与向子諲并举,称“才致笔力,亦略相伯仲”。② 范成大更是南宋四大家之一,诗词文赋兼善。详细比勘二人存世之作,可以发现某些家族相似性。

1. 西楼(观风楼)登临之作

南宋绍兴年间,秦桧独相专权,蔡伸与范成大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据蔡戡《大父行状》所记,蔡伸与秦桧曾是太学同舍、进士同年。宋室南渡之际,蔡伸一路扈从高宗,保障军事后勤,深受赏识,“为顿递官,所至无阙需,上每称其能”。秦桧当国之后,妒贤嫉能,视蔡伸为赵鼎同党,进行打压迫害,致其投闲置散多年。“晚岁四奉祠,浮湛里社,几二十年”。③ 范成大之父范雩曾与秦桧养子秦熺同在秘书省,范雩任校书郎、秘书郎,秦熺任秘书少监。绍兴十三年(1143),范雩突然致仕并离世,颇令人费解。④ 年仅18岁的范成大父母双亡,携四个年幼弟妹离开临安,寓居平江府昆山,前后长达十年(绍兴十四年至绍兴二十四年)。⑤ 蔡伸也曾到过昆山,其《友古词》中即有《浣溪沙·昆山月华阁》一首可为证。⑥

绍兴十六年(1146),59岁的蔡伸登临平江府重修的西楼,并赋《定风波》词。词序曰:“丙寅(按:绍兴十六年)四月吴门西楼之集。”词云:

> 老去情钟不自持。簪花酌酒送春归。玉貌冰姿人窈窕。一笑。清狂岂减少年时。　欲上香车俱脉脉,半帘花影月平西。待得酒醒人已去。凝伫。断云残雨尽堪悲。⑦

西楼是平江府的官宇,曾毁于建炎兵火。范成大《吴郡志》卷六记载:“西楼,在郡治子城西门之上。唐旧名西楼,后更为观风楼,今复旧。绍兴十五年,郡守王唤重建。”⑧王唤乃秦桧内兄,秦熺生父,绍兴

---

① 蔡戡:《大父行状》,《定斋集》卷十四,第716页。
②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1页。
③ 蔡戡:《大父行状》,《定斋集》卷十四,第715—716页。
④ 参见孔凡礼:《范成大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页。
⑤ 范成大生平详参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孔凡礼:《范成大年谱》。
⑥ 蔡伸:《友古词》,唐圭璋编纂:《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12页。
⑦ 蔡伸:《友古词》,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1324页。
⑧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十四年(1144)至十七年(1147)任平江知府。① 重建西楼之后,吴郡文人多趋炎附势,竞相赋诗以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记载:“绍兴中,郡守王唤显道建西楼,赋诗者甚众,独耿时举德基为擅场。其诗曰:‘西楼一曲旧笙歌,千古当楼面翠峨。花发花残香径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声壮,天迥栏干夕照多。四百年来无妙手,要看风物似元和。’”②

无独有偶,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一第七首也有《登西楼》诗:

>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酞。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③

按照《石湖居士诗集》的编撰体例,第一卷是范成大绍兴十七年(1147)之前居家吴县、读书昆山时所作,④则此诗与蔡伸词创作时间颇为接近。舅甥二人均在春季登楼,蔡伸词云“篸花酌酒送春归”,范成大诗云“千里春心吟不尽”;均写到宴饮场面,蔡词云“待得酒醒人已去”,范诗云“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酞”。与上文所引耿时举西楼诗中恢弘气象、壮阔境界有所不同,蔡伸和范成大之作流露出惆怅落寞的情绪。蔡伸作此词时已年近花甲,长期受秦桧打压,登临其内兄王唤重建的西楼,意绪难平,词作借男女惜别之事,抒心中郁闷之情,末云:“凝伫。断云残雨尽堪悲。”而此时范成大正值弱冠之年,由于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科举艰难,心态悲观消极,登上显贵王唤新修的西楼,既无诗情也无饮兴,心中愁苦无限。诗末云:“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舅甥二人的诗词中都蕴藏着人生失意的感慨。

2. 承前启后的田园词

蔡伸《友古词》多传统的爱情题材,风格相对平熟。但有一类令人眼前一亮,那就是田园词。例如《长相思》:

> 村姑儿。红袖衣。初发黄梅插稻时。双双女伴随。 长歌诗。短歌诗。歌里真情恨别离。休言伊不知。⑤

这首词以乡村女子为主人公,描写她们在黄梅时节插稻、唱歌的劳动场景,格调清新自然。表现乡村风光、劳作与生活的田园词最早见于民间曲子词,如《拾麦子》《挫碓子》,但较少被文人关注。五代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欧阳炯《南乡子》(路入南中)等,始有田园风味,却未尽除绮罗香泽之态。苏轼是古代田园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知徐州时期所作组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簌簌衣巾落枣花)等,描写晚春雨后乡间景象,真切自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为词作指出向上一路。但苏轼之后,并未有人真正继承其田园词衣钵,秦观《行香子》(树绕村庄)是少见的清丽之作,却仅着眼于田园风景,而未涉及乡村的劳动与生活。南渡词人曹组《点绛唇》(霜落吴江)、朱敦儒《感皇恩》(一个小园儿)、周紫芝《雨中花令》(山雨细)、李纲《望江南》(归去客)(新雨足)等略微涉及个人的田园情趣,但未写出对农村生活的真实观感。北宋宣和年间,蔡伸曾在苏轼创作《浣溪沙》田园组词的徐州任通判,这或许对他的创作有所启发。蔡伸这首《长相思》兼具田园风光和劳动生活的描写,尤其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接续苏词“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着眼于村姑的外貌服饰与情态,一派天真,意趣生动,颇得苏词之神髓。

范成大素以田园诗著称,他的田园词在南宋亦有独特价值。譬如《浣溪沙》:

---

①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十一,第 149 页。

②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1 页。

③ 《范石湖集》卷一,第 3 页。

④ 参见辛更儒点校:《范成大集》,北京: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1 页。

⑤ 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 1328 页。

红锦障泥杏叶鞯。解鞍呼渡忆当年。马骄不肯上航船。　茅店竹篱开席市,绛裙青袂劚姜田。临平风物故依然。①

下阕中“绛裙青袂劚姜田”,亦描写乡村女子的衣着和田间劳动,富有地域特色,与苏轼《浣溪沙·江村道中》、蔡伸《长相思》一脉相承。再如另一首《浣溪沙》:“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　浓雾知秋晨气润,薄云遮日午阴凉。不须飞盖护戎装。”以及《蝶恋花》:“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词作风格清新朴素,与稍后在田园词领域颇有建树的辛弃疾的《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以及《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等交相辉映,成为南宋词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纵观两宋田园词史的发展历程,在苏轼和辛弃疾两位巨擘之间,蔡伸与范成大舅甥二人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范成大与表侄蔡戡

蔡戡(1141—1206 后),字定夫,蔡湍长子,蔡伸长孙。绍兴三十年(1160)以门荫入仕,曾任溧阳县尉、江州察推、敕令所删定官、知随州、广东提举、广东运判、湖南提刑、京西运判、尚书省郎中、太府少卿、知温州、左司员外郎、浙东提刑、司农少卿、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开禧二年(1206)以后卒。②

蔡戡《定斋集》卷十有书启《贺范右史启》,当为庆贺范成大除起居舍人时所作。右史为起居舍人别称,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范成大除此职,此前曾任秘书正字、校书郎,又为孝宗掌内制、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蔡戡《贺范右史启》所云:“校图书于东观,掌章奏于南宫。辍自省郎,擢升柱史。”③正与范氏的仕宦履历相吻合。此年蔡戡正任江州观察推官,贺启末云:“某钦闻成命,实慰鄙悰。大厦告成,喜自同于燕贺;偏城假守,恨莫遂于凫趋。”也颇符合其身份特征。时隔不久,即乾道六、七年间(1170—1171),蔡戡离任江州,成功改京官,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有研究者认为蔡戡改官与陈俊卿、虞允文、汪应辰、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人荐举有关,④从《贺范右史启》来看,范成大更是蔡戡一个重要而直接的社会关系,应予以重视。二人文集中所作挽词、挽诗多有相同的对象,如范成大有《胡长文给事挽词三首》《李粹伯侍御挽词二首》等,蔡戡也写有《胡长文给事挽诗》《李粹伯侍御挽诗》等,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一定交集。

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在任期间,他改革盐法,奏请罢除现行的客钞法,恢复官般官卖。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十五日,孝宗下诏,从其上疏⑤,两广盐法由此改变。淳熙五年(1178)至淳熙七年(1180),蔡戡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后又改任广东转运司判官,此地亦施行食盐官卖⑥。淳熙十年(1183)七月,广西官盐法被废,又恢复为客钞法⑦,时任建康知府、江东安抚使的范成大自夏徂秋五上章请祠求闲,蔡戡则被任命总领淮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来到建康。八月三十日范成大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此后退居平江故里养病,长达十年,直至去世。淳熙十二年(1185)夏,已改任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路财赋、湖北京西路军马钱粮的蔡戡维护官盐法,

---

① 黄畲:《石湖词校注》,济南: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② 蔡戡生平详参钟振振:《南宋文学家蔡戡小传订补》,《江海学刊》2008 年第 6 期,第 161—168 页。

③ 蔡戡:《贺范右史启》,《定斋集》卷十,第 668 页。

④ 参见胡坤:《宋代涉荐书启中的关系网——以蔡戡〈改官后谢福州陈丞相启〉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49—166 页。

⑤ 周去非:《广西盐法》,《岭外代答》卷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9 页。

⑥ 参见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52 页。

⑦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28 册,第 979 页。

向枢密使周必大提出请求,后者回信无奈声称:“广西盐法,某盖以此得罪诸公,今无缘干预。然目前朝廷竭力应副,尚可主张,一二年后,百孔千疮矣。”①从中可知蔡戡为试图恢复范成大所倡广西盐法进行的斡旋。

蔡戡平生致力于政事,时人李埴称其“特出于乾道、淳熙之际者也”“卓然一时之杰矣”②。虽不刻意为文,却声名甚著,“平生砥砺操持,盖欲以节业自见于世,岂屑以文名者而见于论著”。其文集已佚,清代四库馆臣辑有《定斋集》十二卷,李埴原序称:“绳墨谨严,制作森具,巨细得体,丰约中度。诗圆美清遒,浑然不见刻雕之迹。赋则规古体物,宏肆罗络,闯于衡思之阈。论奏确切恳恻,实而不浮。”③这与杨万里对范成大文集的评价颇为接近:“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④可以看出,蔡戡和范成大的文学创作众体兼备,虽然二人文集多已散佚,无法窥见全豹,但从仅存的诗文来看,风貌的确颇为接近。

范成大和蔡戡同属南宋中兴时期激进官宦诗人群体,⑤他们诗文中忧国爱君的情怀格外突出。范成大的精忠报国之心常为时人称道,张栻就曾赞叹其不远万里赴任四川,《次韵范至能峡中见寄》曰:“只应许国心金石,蜀道如天亦可梯。”⑥《范石湖集》中“天地恩深双鬓雪,山川途远一心丹”(《谢赐腊药感遇之什》),“报国丹心何似,梦中抵掌掀髯”(《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以自嘲》)之类的诗句比比皆是,为人熟知的 72 首使金诗更是其忧国爱君情怀的集中呈现。蔡戡在《广西经略到任表》中也明确写道:“忧国爱君,期尽惓惓之义。”⑦《代淮东安抚使谢太上皇帝表》曰:“爱君忧国,虽殚千一之愚。”⑧《代贺侍御启》曰:“匪躬蹇蹇,有爱君忧国之诚。”⑨他的诗歌中,此种主题也非常鲜明。如“杜陵一饭不忘君,忧国丹心老弥剧”(《再次前韵上呈》),“自惭尸素终无补,只为忧边白尽头”(《道中述怀》),“世间有此擎天柱,何用人怀杞国忧”(《天柱峰》),“赢得星星双鬓白,空余耿耿寸心丹”(《岁暮有感》),这种深入骨髓的忧国爱君精神与范成大略无二致。

范成大和蔡戡人生轨迹颇相像,均从县尉、户曹等低层文官做起,秩满改京官,后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多次外任,一生几经宦海沉浮,作品的题材、内容以及表现手法也多有相似。譬如淳熙七年(1180),范成大差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其《初赴明州》诗写道:“四征惟是欠东征,行李如今忽四明。海接三韩诸岛近,江分七堰两潮平。”淳熙十二年(1185)末,蔡戡任温州知州,其《雁荡》诗云:“又持一节向东州,自怪平生欠此游。胜地百年开雁荡,漏天千古泻龙湫。”这两首诗开篇立意相同,均点出平生多远仕四方,唯独未到东方任职,而今终于成行,蔡诗“向东州”“欠此游”与范诗“欠东征”措辞大同小异;颔联写景状物均大气磅礴,气势非凡。劝农是南宋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成都知府范成大《初四日东郊观麦苗》:“去岁秋霖麦下迟,腊残一雪润无泥。相将饱吃濞沱饭,来听林间快活啼。”和温州知州蔡戡《春郊即事》:“一犁春雨欲平塍,预卜今年穑事成。天意却愁人意懒,故令布谷苦催耕。”均通过雨雪气象预卜收成,又用鸟声点染情绪,艺术构思颇为相近。羁旅怀乡是远仕之人常有之情,乾道八年(1172)

---

① 周必大:《蔡定夫少卿》(淳熙十二年),《周必大全集》卷一九六,第 1851 页。

② 李埴:《定斋集序》,《定斋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7 册,第 565 页。

③ 李埴:《定斋集序》,《定斋集》卷首,第 565 页。

④ 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97 页。

⑤ 参见曾维刚:《南宋中兴诗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 页。

⑥ 张栻:《南轩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67 册,第 473 页。

⑦ 蔡戡:《广西经略到任表》,《定斋集》卷七,第 638 页。

⑧ 蔡戡:《代淮东安抚使谢太上皇帝表》,《定斋集》卷七,第 642 页。

⑨ 蔡戡:《代贺侍御启》,《定斋集》卷十,第 672 页。

至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静江知府兼广西安抚使;嘉泰元年(1201)至嘉泰四年(1204),蔡戡也任此职。范成大曾有《送郭季勇同年归衡山》:“拙宦避捷径,瘴风吹鬓丝。平生杏园友,把酒天南陲。”蔡戡三十年后在广西所作《思归》:“久留瘴岭苦思归,安得身如越鸟飞。老去宦情真是薄,年来乐事觉全稀。”也表达了身处瘴地厌倦仕途、归心似箭之意。他们一生都多次被卷入政治风波,文集中不乏忧谗畏讥之作,如蔡戡《蚤赋》:“或啮吾臂,或噬吾膝,倏去欻来,更跳互出。其毒也,如怀袖之蜂虿;其虐也,甚裈中之虮虱。”与范成大《嘲蚊四十韵》诗“口衔钢针锋,力洞衲衣袭。啾声先计议,着肉便嘘吸。……夏虫虽众多,罪性相百什。蜂虿岂房栊,虮虱但裈褶”异曲同工,均借嘲咏蚤、蚊等害虫,讽刺官场中的跳踉小丑。二人退居后的作品多蕴含平淡萧散之趣,如范成大《丙午新正书怀十首》:“俗情如絮已泥沾,因病偷闲意属厌。鹏鹦相安无可笑,熊鱼自古不容兼。”“煮茗烧香了岁时,静中光景笑中嬉。身闲一日似两日,春浅南枝如北枝。”蔡戡《书怀》云:“消息观天道,炎凉阅世情。禅心了生死,病骨识阴晴。杜宇伤心切,梅花照眼清。焚香读周易,顿觉此身轻。”均写出远离纷争后旷达通透的襟怀与风神。作为南宋中兴时期激进官宦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范成大和蔡戡的诗文既呈现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也代表了乾淳文官群体创作的某些共性。

三、蔡范表亲社会圈层的群体性创作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以血缘、地缘、学缘为纽带,出现不少文官群体,他们政治理念接近,交游持久,关系密切,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譬如道学诗人群体有林光朝、韩元吉、朱熹、张栻、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官宦诗人群体有王十朋、胡铨、尤袤、洪适、洪迈、辛弃疾、张镃、王质、王阮、楼钥、王之望、史浩、崔敦礼、赵善括等。① 其中在政界文坛颇有影响的范成大、周必大、陆游、杨万里、蔡洸、蔡戡等人即同属一个社会圈层,交往既多且深。

(一)蔡洸、范成大、周必大与陆游

蔡洸是蔡伸次子,与范成大为中表兄弟。考察他们的仕宦经历,几乎可谓进退与共。绍兴三十二年(1162),37岁的范成大徽州户曹秩满改京官,赴临安监太平惠民和剂局。蔡洸亦在临安,任大理评事。此后几年,他们的仕途发展顺利。乾道元年(1165)三月,秘书正字范成大被擢升为校书郎,六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一月迁著作佐郎仍兼国史院编修。② 大理丞蔡洸在此年三月二十五日,被选差为铨试、公试、类试的考试官③。

乾道二年(1166),范成大除吏部员外郎,因言者论其巧官幸进,违规擢升,被罢职退居故里。蔡洸也于乾道三年(1167)离开临安,出知吉州。④ 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政治风波之后,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范成大起知处州,乾道四年(1168)八月到任。同年,蔡洸从吉州返回临安,任刑部郎官,奉旨修订敕令格式。⑤ 乾道五年(1169)五月,范成大亦被召回临安,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再度与蔡洸同朝任职。

乾道六年(1170),蔡洸离京外任镇江知府;次年,中书舍人范成大因反对外戚张说签枢密院,拒不草词,得罪孝宗,诏出知静江府,退居故里待阙。

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五年(1178),蔡洸和范成大的仕途都达致人生顶峰。离任镇江知府重返临

---

① 参见曾维刚:《南宋中兴诗坛研究》。

② 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周必大全集》卷六二,第577页。

③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二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册,第5642—5643页。

④ 刘坤一等修:《光绪江西通志》卷十《职官表·宋》,《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西》,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⑤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第5册,第3117—3118页。

安之后,蔡洸先后除司农少卿、户部侍郎。① 淳熙元年(1174)十月,被任命为贺正旦使,出使金国。是年十二月,静江知府范成大被任命成都知府兼府路制置使,淳熙二年(1175)六月到任,七月总摄四川制置使事。同年,使金归来的蔡洸授朝散大夫权吏部尚书兼详定一司敕令②。淳熙三年(1176),蔡洸任户部尚书③。淳熙四年(1177)十一月,范成大离任四川制置使,回临安权任礼部尚书④;淳熙五年(1178)四月,任参知政事。中表二人在朝中可谓位高权重。

蔡洸与范成大的政治立场非常一致。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是年冬,交趾南平王李天祚遣使入贡驯象等方物,途经广西,范成大奏请降低接待规格,认为交趾只是安南都护府所在,而非独立王国,“经略使司与安南都护府埒,经略使与南平王比肩”⑤,“本司经略诸蛮,安南等道皆系绥抚”⑥,故上疏奏请不必施以蕃国之礼遇,以免助长其嚣张气焰。但淳熙元年(1174),李天祚因进贡礼意可嘉,被孝宗特下诏赐安南国名,封安南国王。淳熙二年(1175)冬,李天祚薨,其子李龙翰嗣位。淳熙三年(1176)八月,朝中重臣集议安南国追赠袭封事⑦。时任户部尚书的蔡洸等认为“安南本交州内地,实吾藩镇”“自合遵用祖宗旧章,以行封爵”,不可封其为安南国王,认为“安南本都护之称,非可名国,而南越之封甚大,自汉以来用之,则天祚既没,宜用典故,追赠南越王可也。其子龙翰,虽云嗣袭,然未有功勋,亦宜只遵典故,所加节越官称,初封交趾郡王,庶为允当”。⑧ 旨在申明南宋朝廷与交趾的君臣关系,以便继续实施羁縻制御之道,维护汉唐正统的“中国”地位⑨,这和范成大在任广西安抚使时视交趾为藩镇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

蔡洸与范成大还有一些共同的友人,如周必大、陆游等。早在绍兴末年、隆兴初年,他们便同在临安任职。周必大,字子充,吉州庐陵人。绍兴三十年(1160)任秘书正字,绍兴三十二年(1162)除监察御史。周必大为御史王葆之婿,王葆乃范成大同乡父执,范雩亡故之后,王葆曾亲自督课范成大,助其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范成大晚年曾在《吴郡志》中特别记曰:“成大以早孤废业,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诘责。留之席下,程课甚严。未几,亦忝科第。”⑩因王葆之故,周必大与范成大关系非同寻常,他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写道:“某与公齐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是与公善。”周必大在临安曾与蔡洸比邻而居,乾道三年(1167)他在写给蔡洸的书信中有“念昔卜邻之好”句;淳熙四年(1177)为蔡洸夫人所作挽词中尚有“至今思并舍”等句,怀恋当年在临安为邻的时光。⑪

---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三九〇《蔡洸传》,第 11955—11956 页。

② 周必大:《降授朝散大夫权吏部尚书兼详定一司敕令蔡洸辞免经修进吏部七司法转官不允诏》,《周必大全集》卷一〇五,第 969 页。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九:“(淳熙元年)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28 册,第 970 页。

③ 淳熙三年四月,周必大为蔡洸之兄蔡湍所作《新镇江通判蔡湍挽词》,其诗注云:“君弟(按:即蔡洸)今为户书。”《周必大全集》卷六,第 60 页。

④ 周必大:《敷文阁直学士朝请郎范成大辞免权礼部尚书不允诏》,《周必大全集》卷一〇七,第 982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四引《桂海虞衡志》,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9104 页。

⑥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 · 蕃夷七》第 16 册,第 9970 页。

⑦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中记载:“淳熙三年八月乙未,都堂召议赐交趾来年历日诏书。予谓李天祚去冬已薨,龙翰未经封拜,欲作安南国王嗣子龙翰执政……”《周必大全集》卷一七五,第 1675 页。

⑧ 韩元吉:《蔡洗(按:当为蔡洸)等集议安南国奏状》,《南涧甲乙稿》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65 册,第 119 页。

⑨ 参见黄纯艳:《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 128—138 页。

⑩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二十七,第 395 页。

⑪ 周必大:《回蔡吉州洸启》《宣州蔡子平尚书淑人居氏挽词二首》,《周必大全集》卷二四、卷六,第 226、62 页。

陆游绍兴末年也在临安任玉牒所编修。他晚年亦曾回忆与周必大为邻,“得居连墙,日接嘉话。每一相从,脱帽褫带。从容笑语,输写肝肺。邻家借酒,小圃锄菜”①。这批年轻京官年纪相仿,性情投合,关系非常融洽。他们经常聚会,周必大《龙飞录》曾记曰:“(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壬子,旬假。雨中访务观(按:陆游),务观约韶美(按:刘仪凤)、少稷(按:尹穑)、至能(按:范成大)共饭。”②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照,闲暇时则唱和诗文,如周必大有《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务观得曾吉甫茶以诗见遗,因次其韵》《陆务观编修以石芥送刘韶美礼部,刘饮以劲酒。二公皆旧邻也,因其有诗次韵二首》等,陆游有《周洪道学士许折赠馆中海棠,以诗督之》,范成大有《次韵周子充正字馆中绯碧两桃花》《明日子充折赠次韵谢之》等,诗酒风流,一时集彬彬之盛。隆兴元年(1163),周必大、陆游因反对龙大渊、曾觌用事,先后被贬出临安;几年后,范成大和蔡洸也相继离京,自此诸人天各一方。

乾道六年(1170),因机缘巧合,蔡洸、周必大、范成大、陆游先后在镇江相遇。此年,蔡洸正任镇江知府。镇江是南宋重要的交通枢纽,运河与长江交汇于此,为水路出行的常经之地。四月,周必大任权发遣南剑州军州事,从江西挈家泛舟入浙,赴临安觐见孝宗奏事。闰五月,沿长江而下,途经镇江,受到知府蔡洸的款待。其行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曰:“戊寅,早,解维,巳时至镇江府。太守蔡子平直阁……相候。”两日后,蔡洸又请周必大在普照寺吃斋饭,“闰五月庚辰朔,早,至丹阳馆,使客之馆也。赴蔡守素饭于普照寺”。之后,周必大便沿运河南下,经过平江府,并逗留数日。同月,范成大被任命祈请使出使金国,六月甲子出临安,沿运河北上,庚午(二十一日)抵达平江府。是日晚间,周必大到姑苏馆与范成大相见,行记曰:“庚午……是日,范至能借大资政、醴泉使、侍读使大金,求陵寝及正受书仪,过此,晚谒姑苏馆。”③二人叙别之后,周必大沿运河南下临安,范成大则继续北上,不久抵达镇江,在此得遇陆游。

同样也是闰五月,陆游从山阴(今浙江绍兴)故里出发,赴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通判任。六月十七日乘船由运河入镇江,准备沿长江水路去四川。陆游亦受到知府蔡洸的热情款待,他的行记《入蜀记》记载:“(六月)十七日,平旦,入镇江,泊船西驿。见知府右朝散郎直秘阁蔡洸子平。”两天后(十九日),蔡洸设宴丹阳楼款待陆游,“赴蔡守饭于丹阳楼。热特甚,堆冰满坐,了无凉意。蔡自点茶颇工,而茶殊下”。陆游在镇江游览名胜数日,六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亦抵达镇江,遂派人邀请他在金山玉鉴堂一起进餐,陆游《入蜀记》此日记曰:“奉使金国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于玉鉴堂。至能名成大,圣政所同官,相别八年,今借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侍读,为金国祈请使云。”④午饭后,陆游便过瓜洲,沿长江西行入蜀;范成大则继续北上,准备渡淮入金。

周必大、范成大、陆游几位老友乾道六年的相遇有着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此期他们创作的出使行游类日记⑤令人瞩目。出使行游类日记肇自唐代,如李翱《来南录》记录了自己从洛阳赴广州的行程;北宋时期这一文体得到发展,欧阳修《于役志》记录了贬官时期自汴京前往夷陵的途中见闻。其后路振《乘轺录》、张舜民《郴行录》、赵鼎臣《游山录》等逐步确立了出使行游类日记的体制,扩大了篇幅,并丰富了书写内容。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这类日记开始大规模地集中出现,形成难得一见的创作高潮,周必大、陆游和范成大是最主要的作者⑥。乾道初年,周必大就有《归庐陵日记》《泛舟游山录》等行记,此次赴临安,途中又作《乾道庚寅奏事录》,逐日记录行程。无独有偶,陆游在从绍兴赴四川的旅程中,也每

---

① 陆游:《祭周益公文》,《渭南文集》卷四十一,《陆游集》第 5 册,第 2395—2396 页。

② 周必大:《龙飞录》,《周必大全集》卷一六四,第 1539 页。

③ 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周必大全集》卷一七〇,第 1599—1601 页。

④ 陆游:《入蜀记》第一,《陆游集》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411—2413 页。

⑤ 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第 1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版,前言第 6—7 页。

⑥ 参见魏秋洋:《南宋日记中的旅行书写》,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第 13—15 页。

日撰写《入蜀记》。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在和周必大、陆游分别之后,尤其是从镇江向北渡过淮河后,亦开始撰写使金行程录,即为著名的《揽辔录》。两年后,即乾道八年(1172),周必大因反对张说被罢归江西,途中作有《乾道壬辰南归录》,据其记载,在路过平江府时,特地拜访了前此一年被罢归故里的范成大,二人同游石湖。是年末,范成大起知静江府,赴任途中创作了第二部行记《骖鸾录》。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成都知府兼四川制置使,五年前入蜀的陆游为其幕僚,主宾二人以文字交,不拘礼法,公余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成为文坛佳话。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离任东归,途中创作了第三部行记《吴船录》。范氏纪行三录的出现和周必大、陆游之作不无关系:《揽辔录》从创作时间和所纪行程看,恰作于乾道六年(1170)和周必大、陆游相聚之后;《骖鸾录》与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乾道壬辰南归录》体例、风格颇为接近;《吴船录》则与陆游《入蜀记》构成一出一入四川的反向行程书写,都注重工笔摹写,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即称赞:“宋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①这几位文学大家的行记在乾淳年间以井喷方式出现,对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蔡洸虽未有出使行游类日记传世,但乾道六年他在镇江与周必大、范成大、陆游相会,成为这一纪行文体集体性创作高潮的重要见证者。

(二)蔡戡、范成大与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8),吉州吉水人,与范成大同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释褐后授永州零陵丞。隆兴元年(1163)由张浚荐举,除临安府教授,尚未入京因父病返乡,后丁忧数年,未能与时在临安的范成大、蔡洸、周必大、陆游等人有所交集。乾道六年(1170)十月,杨万里被召为国子博士,范成大是年使金后任中书舍人,为其起草新任告词。次年七月,杨万里迁太常博士,告词亦为范成大所撰。杨、范二人虽为进士同年,但因身份地位悬殊,至此交往尚不多,杨万里晚年为范成大文集作序时曾称:“公先进,至为朝廷大臣,与天子论道发政,坐庙堂,进退百官。而万里环堵荒寒之士也,何敢与公友?”③

而杨万里与蔡戡关系友善,乾道六、七年(1170—1171)间,蔡戡曾任敕令所删定官、秘书正字,与杨万里同朝,官阶相当。淳熙四年(1177),杨万里知常州,五月到任。常州乃蔡伸家族寓居之地,是年夏,蔡伸长子蔡湍亡故,其子蔡戡在家丁忧,遂携叔父蔡洸所撰行状,请杨万里为亡父撰写墓志铭。杨氏欣然领命,称:“丁酉之夏,某来守毗陵。戡以户部尚书洸所状公行实来请铭。某虽不及上堂拜公,而与戡同朝甚厚,义不得辞,乃为之铭。”④同年五月,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被孝宗召回临安。据其《吴船录》所记,八月沿长江船行到达常州,前后泊留两日。其间曾与杨万里谈论成都风土见闻以及自身创作,多年后万里之子杨长孺为石湖词作跋曰:

> 淳熙戊戌(按:当为丁酉,杨长孺记忆有误。戊戌年范成大已被罢参知政事,奉祠返里),先生(按:范成大)归自浣花,是时家尊守荆溪,置酒卜夜,触次从容。先生极谈锦城风景之盛,宦情之乐,因举似数阕,如《赋海棠》云:“马蹄尘扑。春风得意笙箫逐。款门不问谁家竹。只拣红妆,高处烧银烛。　碧鸡坊里花如屋。燕王宫下花成谷。不须悔唱关山曲。直为海棠,也合来西蜀。”如《忆西楼》云:“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洲。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近木兰舟。　缄素双鱼远,题红片叶秋。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此盖先生最得意者。长孺耳剽,恨未饱九鼎之珍也。⑤

自从常州相见之后,杨万里与范成大、蔡戡开始了密切互动,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

---

① 何宇度著,崔凯校注:《益部谈资校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 页。
② 参见成玮:《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文学遗产》2016 年第 4 期,第 117—125 页。
③ 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二,第 3296 页。
④ 杨万里:《故承事郎通判镇江府蔡公墓志铭》,《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八,第 4953—4954 页。
⑤ 杨长孺:《石湖词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1 页。

淳熙五年(1178)六月,范成大除参知政事,杨万里立刻写下《贺范至能参政启》寄呈;不久范氏奉祠退居故里,特地作《冬至晚起枕上有怀晋陵杨使君》一诗寄赠杨万里,杨亦有和诗《和范至能参政寄二绝句》,又有《寄题石湖先生范至能参政石湖精舍》,可知他们诗筒往来频繁。同年冬,蔡戡丁忧满期,赴任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州杨万里作诗《送蔡定夫提举正字使广东》为其送行。淳熙六年(1179),蔡戡改任广东转运司判官,杨万里接替其职,继任广东提举常平。春季离开常州,路过平江府特地会晤范成大,二人同游石湖,杨氏赋诗《从范至能参政游石湖精舍坐间走笔》,范氏亦有《次韵同年杨廷秀使君寄题石湖》。淳熙七年(1180),杨万里赴广州任,与蔡戡同在番禺,由于他们的母亲均随任广东,两家关系比常人更为亲近,杨万里曾称:"余尝升堂拜夫人(按:蔡戡母),夫人视以子姓者。"①并有《水调歌头·贺广东漕蔡定夫母生日》等寿词。他与蔡戡时常唱和,写有《游蒲涧呈周帅、蔡漕、张舶》诗,蔡戡亦有《和杨廷秀游蒲涧之什》,可见往来密切。

与此同时,杨万里与远在千里之外的范成大也一直互动。淳熙七年(1180),范成大出任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时,杨万里寄去一年中所作二百首诗,题曰《西归集》,范则有诗《杨少监寄西征近诗来,因赋二绝为谢。诗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别时倡和也》。淳熙八年(1181),孝宗为范成大石湖别业赐字,杨万里赋《圣笔石湖大字歌》;淳熙九年(1182),范成大在建康知府任上,《次韵杨同年秘监见寄二首》其二云:"论文无伴法孤起,访旧有情书数行。何日却同湖上醉,露帏宵幄为君张。"表达了对文友杨万里的思念。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任接伴使,途经平江府,曾给奉祠家居的范成大寄诗,范氏有《同年杨廷秀秘监接伴北道,道中走寄见怀之什,次韵答之》。绍熙二年(1191),杨万里在建康任江东转运副使,把自己所作《江东集》寄予范成大,范氏《谢江东漕杨廷秀秘监送〈江东集〉并索近诗二首》云:"残灯独照《江东集》,短梦相寻白下门""斯文赖有斯人在,会合何时得细论",并回赠新诗集《石湖洞霄集》。杨万里《和谢石湖先生寄二诗韵》小序曰:"老夫寄《江东集》与石湖先生,先生寄二诗,一称赏《江东集》,一见寄《石湖洞霄集》。和以谢焉。"其后范成大还效仿杨万里戏作《枕上二绝效杨廷秀》。绍熙四年(1193),范成大临终前嘱托儿子请杨万里为其文集作序,称"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杨诚斋与吾好,且我知"②。可以说,杨万里是范成大晚年最重要的诗友。自从常州相聚之后,多年来二人诗筒往来,唱和不断,切磋诗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频繁的互动中,他们都对竹枝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共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各自风格。

南宋中兴诗人在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大都从学江西诗派入手,③范成大和杨万里也未能免俗。范成大绍兴末年任徽州户曹时期致力于"学苏黄",至乾道年间逐渐摆脱江西风习,出使金国途中所作 72 首七绝纪行诗关注现实,饱含爱国深情。淳熙初年赴蜀途中,其诗风又发生转变,尤其对竹枝歌产生了浓厚兴趣,仿写了《归州竹枝歌二首》:"东邻男儿得湘累,西舍女儿生汉妃。城郭如村莫相笑,人家代阅似渠稀。"(其一)《夔州竹枝歌九首》:"五月五日岚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其一)笔调平易晓畅,音律流转和谐,富有生活气息。

再看杨万里,他早年也学江西体,其《诚斋江湖集序》称:"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④淳熙四年(1177)、五年(1178),时任常州知州的杨万里诗风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摒弃江西旧习,师法自然,"戊戌(1178)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

---

① 杨万里:《太令人方氏墓志铭》,《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九,第 5002 页。
② 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杨万里集笺校》卷八二,第 3295—3296 页。
③ 周汝昌:《范成大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 页。
④ 杨万里:《诚斋江湖集序》,《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第 3257 页。

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①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诚斋体形成最为关键的时期,②从具体的时间节点来看,杨万里此期诗风的转变恰恰发生在与范成大相聚之后。如上文所述,淳熙四年(1177)八月,范成大与杨万里在常州相见,席上极谈四川风土人情,并出示得意之作。或许范氏《归州竹枝歌》《夔州竹枝歌》对正试图改变诗风的杨万里有所启发,杨氏此后的诗歌创作亦开始借鉴竹枝歌,形式上多七绝,内容多风土民情、日常生活,风格平易通俗、清新活泼,修辞多顶真、排叠、重复等手法。③淳熙五年(1178),杨万里即创作了大量七绝组诗,如《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得十诗》《和李子寿通判曾庆祖判院投赠喜雨口号(八首)》《月下果饮七首》等,有些诗涉及风土,如《清明雨寒(八首)》:“脱却单衣着夹衣,禁烟无有不寒时。一年好处君知么,寒食千门插柳枝。”(其二)《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七首)》:“红锦芙蓉碧牡丹,今番灯火减前番。雪泥没膝霜风紧,也有游人看上元。”(其一)颇类竹枝。淳熙六年(1179)杨万里从常州改任提举广东常平后,所作《南海集》便与范成大赴蜀所作一样,有了明确以竹枝命名者,其序称:“予落南,初为常平使者,复持宪节。自庚子至壬寅,有诗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④其中包括《峡山寺竹枝词(五首)》:“峡里撑船更不行,棹郎相语改行程。却从西岸抛东岸,依旧船头不可撑。”(其一)《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二首)》:“石矶作意恼舟人,束起波涛遣怒奔。撑折万篙浑不住,石矶赢得万余痕。”(其一)已具诚斋体之特色。

到了淳熙十三年(1186),退居多年的范成大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这组七绝融入了竹枝歌的体裁、内容与风格,形成独特的石湖田园杂兴体,王世贞曾经评价道:“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圃故事矣。”⑤而晚年的杨万里也益发注重竹枝歌的创作,淳熙十五年(1188)至淳熙十六年(1189)所作《江西道院集》中便有《过白沙竹枝歌(六首)》《过乌石大小二浪滩俗呼浪为郎因戏作竹枝歌二首》。淳熙十六年(1189)至绍熙元年(1190)所作《朝天续集》中,有《竹枝歌(七首)》,其序云:“晚发丹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舟人及牵夫终夕有声,盖讴吟啸谑,以相其劳者……因檃括之,为《竹枝歌》云。”⑥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三年(1192)所作《江东集》有《圩丁词十解》,其序自称:“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⑦

由上可知,范成大和杨万里在创作后期,都较多借鉴竹枝歌,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藩篱,从而自成一体,奠定了在中兴诗坛的重要地位。诚如杨万里所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⑧

结　语

亲属关系是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性因素。蔡伸和范成大的舅甥之谊使两个家族的文学传统得以赓续,无论蔡伸和范成大的西楼诗、田园词创作,还是范成大与蔡戡诗文的爱国主题与仕宦题材,

---

① 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第 3260 页。

② 参见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 年第 4 期,第 105—110 页。

③ 参见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中国韵文学刊》1993 年第 7 期,第 39—45 页;龚国光:《诚斋体与俗文学——杨万里诗歌创作再认识》,《江西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第 80—84 页;张瑞君:《杨万里诗歌的发展历程》,《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第 65—73 页;蒋寅:《杨万里诗的句法熟套与“诚斋体”之形成》,《文艺研究》2023 年第 7 期,第 41—59 页。

④ 杨万里:《诚斋南海诗集序》,《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第 3264 页。

⑤ 王世贞:《范文穆吴中田园杂兴》,《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〇,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6057 页。

⑥ 杨万里:《竹枝歌》,《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八,第 1430 页。

⑦ 杨万里:《圩丁词十解》,《杨万里集笺校》卷三二,第 1643 页。

⑧ 杨万里:《跋徐恭仲省干近诗》,《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六,第 1369 页。

都呈现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乾道、淳熙年间,蔡、范表亲还与他们共同的友人周必大、陆游、杨万里等,形成交游密切的社会圈层,引发更大范围的集体性创作现象。一方面,以范成大、周必大、陆游为主要作者的出使行游类日记集中涌现,形成创作高潮;另一方面,杨万里也在常州与范成大开始了深度交往,在不断切磋诗艺的过程中,共同为南宋诗歌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蔡伸与范成大舅甥关系的发覆,既可深化对蔡范家族文学的探究,也为考量南宋乾淳文学格局的建构开辟了新的视角。

Uncle-Nephew Bond: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ai's Family and the Fan's Family Together With Their Relative Circles

Liu Wei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i Shen (蔡伸), a *Ci*-poet of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School (南渡词人), and Fan Chengda (范成大), a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Resurgence School (中兴诗人), was an uncle-nephew bond. Cai Shen and Fan Chengda's mother were both Cai Xiang's (蔡襄) grandchildren, and also Wen Yanbo's (文彦博) maternal grandchildren. Their father was Cai Min (蔡旻) who was Cai Xiang's third son. The Cai's family had some correlation with Fan Chengda's literary creation. Both Cai Shen and Fan Chengda exhibited intertextual connections in their west chamber poems (西楼诗) and pastoral *Ci*-poems(田园词). Cai Kan (蔡戡), who was Cai Shen's grandson, belonged to the same radical official-poet group of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School as Fan Chengda did. Both Cai Shen's and Fan Chengda's cousins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some civil official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乾淳时期), forming frequently interactive social circles, especially in writing. In 1170 (the sixth year of the Qiandao reign, 乾道), Cai Guang (蔡洸), who was Cai Shen's son, acting as the Magistrate of Zhenjiang Prefecture (镇江知府), received Zhou Bida (周必大), Lu You (陆游) and Fan Chengda during their official travels. This led to a surge in travelogue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In 1177 (the fourth year of the Chunxi reign, 淳熙), Cai Kan was in mourning for his mother's death in Changzhou (常州). At that time, his friend Yang Wanli (杨万里), the local prefect, met with Fan Chengda, who was on his way back from Sichuan after he left office. From then on, Yang and Fan became friends of poetry and jointly drew on bamboo branch lyrics (竹枝歌)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江西诗派).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cle-nephew bond between Cai Shen and Fan Chengda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pattern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ai Shen; Fan Chengda; uncle-nephew bond; group of civil official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宋孝宗)

(责任编辑　管　琴)